

春野與窗
林庚

[

春
野
與
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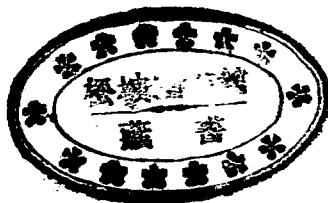
生活 的 结晶 屬於 幸福 的 回忆

陌生 朝風 身 三 九 九



春野與窗目次

春野.....	一
工秋深的時候.....	二
喂！.....	三
晨光.....	五
雨來.....	七
夏之昏野.....	九
夏之良夜.....	一
雨夜.....	三
獨夜.....	五
夜談.....	七
馳想中的印度.....	一



寄故園友人	一九
秋深的時候	二〇
末日	二三
時代	二六
歸來	二六
秋日的旋風	三〇
秋夜	三一
秋深的樂園	三五
紅日	三七
春雨之夢	三九
破曉	四二
冬晨	四三
空心的城	四四
自然	四四

Ⅱ除夜

除夜 ^一	五〇
除夜 ^二	五〇
年中.....	五一
大風之夕.....	五二
狂風次夜.....	五三
欲春之夜.....	五四
二月.....	五五
早耕.....	五六
行前忽春雪.....	五七
春晨.....	五八
暮.....	五九
風雨.....	六〇
客夜.....	六二

風狂的春夜	三
江南	四
春天的心	五
滬之雨夜	六
靜夜	七
都市的樓	八
黃昏	九
暮之河上	十
傘	十一
無題一	十二
無題二	十三
月	十四
五月之暮	十五
春晚	十六

三窗

安娜.....七

夏日.....六

散文詩.....九

窗.....六

細雨.....四

幸福的歌.....六

自跋

春 野

春天的藍水奔流下山
河的兩岸生出了青草
再沒有人記起也沒有人知道
冬天的風那裏去了
彷彿傍午的一點鐘聲
柔和得像三月的風
隨着無名的蝴蝶
飛入春日的田野

工
秋
深
的
時
候

喂！

喂！你還說什麼

五色的蝴蝶翩翩飛去了

古代是什麼沒有人曉得

慢慢飛到離世界很遠的地方

北極乃太古冰鹿的居宅

當未有人前

太陽如一團烈火

地上有一陣和風

喂！你還說什麼

五色的蝴蝶翩翩飛去了

二十二年，炎夏之月，北平。

晨 光

太陽抱着每棵黃金的樹
森林的叢生傍
天如母親的懷裏
柔和而下俯
這時有水鳥慢飛
低低的
我不知說些什麼
但廣大而無垠

乳色的夢自天邊帶來
不定的
一些事情常帶着微笑

從爬山虎的蔭涼
輕落到牽牛花上
此地有水流瀉吧

小孩子吹着五色的肥皂泡
飛入了天空
并不高
五月的早晨

雨來

燕子在雲下高飛
偷偷的商議什麼

高樹上自有遠來的風
吹着

琴上的弦忽然斷了
收拾起來吧

抱緊

期待着什麼？捨不得

灰色的心

偎在母親的懷裏

輕輕的

振作

沒有了笑聲

高樹上自有遠來的風
吹着

滴答

小孩的脚步響

又似乎問一聲

沒有回答

是誰在院外敲門？

問，大家不言語

你沉寔

這時窗外乃有雨絲的斜線
急快落下

夏之昏野

山後沸騰火紅

浸入悄然的熱鬧裏
遂令艸色一片的

沙漠上一角的影子

有紅的帳蓬

與駝背上的人

晚風中鏽了的鐵翅飛過
展在天際

遠處見點點沒落的旗幟

黃昏的太白星

青亮的

若當年的豪放

解釋了一切

與過路的少年人

夏之昏野的流思

在螢火虫之前飛來

樹與田間

紅黃和藍色的野茉莉
盛開了

夏之良夜

雲影垂垂的午夜

如月宮的大門前

我獨立

若一個逃回故鄉的俘虜

柳絲籠罩着濃綠的沉寂

但蟬叫的聲音

是如此的單調

遠處寂寞的人聲

相應着

風忽然近又遠了

隔着一層輕夢似的紗罷

我孤伶的走着

雲散後的古渡頭
海中島嶼
愈見縹緲美麗了

雨夜

看見一個蚊虫

急快的向帳子裏跑去

夜晚的雨聲

在簷前像琴

伴着節拍

飛入了古的城堡

心的羽翼

折斷了嗎

力的掙扎

響來了

抓不住那感覺的是什麼

悲多汶

悲多汶的樂譜

★
•
•
•
•

簷前的雨聲

少年作家的筆尖響

燭光下

若在夜的深處自然的諧和

秋夜

勘誤“秋夜”為“獨夜”
外
人
利

鬼魅的走動

黑靜院落中央

我獨坐

不相間聞的同居者

鴉鵲問夜鶯這是什麼

一點心間的火

夏晚的夢

覺有冬風帶來

牆角

碎葉捲起的聲音

不知爲什麼有了它
哭下的淚
拍我醒來

夜談

濃雲悄悄的十五夜
安靜的院落

老年家人談着往事

仍有二十世紀初頁

自己所不知道的

漸淡了鼻裏的蚊香

追想宋元堂閣之陳設

五族共和還覺得新鮮以前

古樸的氣息

紫禁城紅門的自信

共數次的希望而衰歇！

鄉下人迎神賽會

仍練着大刀

作關公赴會的村戲

漸有革命的歌聲

東洋車的皮輪軋過

日影明暗着

永遠的，永遠忘不了的事

城中灰色的營幕

八國兵士踐踏中

埋在土裏的元寶不見了

柏油路上馬蹄聲

非復中國人之心目

馳想中的印度

空山鳥語中

聽得鷄鳴似乎是遇見熟人了

海外的音書

忽然接到

彷彿是夢裏的事情

馳想中的印度

森林大葉子下

斜袒與紅頭巾

一絲鄉土的風

吹拂在靈魂之上

沉默的恒河畔

旅客投宿

看見那兒的牧羊人

一天裏

雲彩帶來遠年的夢意

檀花的香味

木柴熊熊的燒起火苗

夜已深

寄故園友人

朝霞的明艷

照着階級意識的分明

覺出妥協的可笑

與所能傷害於我的

總打不斷這暫時屈避的傲笑吧！
之外，故鄉與故友的可愛

獅身人面獸回首的雄姿

眉宇誠是好友

於此軒昂了！

如一朵白雲的浮去

本不是人所能羈留的

秋深的時候

清涼的早晨
朋友們攜手了
山水遠遠的
我畫一幅輕紗的舞圖吧
貓在柳枝的搖動裏
偎着風喃喃的
聽不見聲音
碧紗窗內
愛人的沙發上
熟睡。窗外的園林
輕輕的夢
蘋果紅睡在樹上

楓葉零飄着

故國山谷間

秋深的時候

你睜睜着眼睛

想的是什麼呢

昨夜的爬山虎在臨牆的窗外

飛下兩片了——

幽暗的未曉中

似來自遠處——

我看看帳幔子被風吹開一些裏

秋深的時候，深深的

院落裏枯掉了花草

地面上的黃土色，埋着。

叮！零！

風吹那鐵絲拉着的門鈴
又催着我快起了

我還要想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呢
把脚伸到獨自的被窩底
風又動那鐵絲——響

末日

紅色的心已離開了地球飛開遠去
捨不得放棄一些於前
之後更忘忘於因此所失掉的
不能斷然撒手的人
乃張皇於咫尺的路上了！
天色微暗的時候
歸家路上無笑容的人
遠處的星
笑那怨恨的人與運氣的
笑得落在山後了
這笑聲是益不可捉摸

十月的陽光如同情樣微薄
露出地殼原本是冷的來
遂令醜惡的形狀尖稜的
彼此無相干的羅列着
末日的來到
太陽系中
遂只見地球而不見人！

遠年歷史的痕跡
留在黃沙上的
彷彿是光明的人的足跡
已久凍成了模型
再不適用了，於是
大塊岩石消遺着
早晚吹來的風

(與許多踞在上面的動物)
一日古時的洪水
乃奔波而前來

時 代

紅葉在兩岸渲染着

我直沉入深峽中了……………

一夜的惡夢

日間人的警告

乃如此的不能忘掉嗎？

我哭了一夜，我聽見

額非爾士峯上刻碑的聲音了！

我唱出我久久不敢露出的一句話

當曉色劃分出這個時代！

我看見平原之歌者

隨風而走上綠草來

月明之夜

清醒的

白紙的燈籠掉在地上燃着

如幽靈般走過

踏着欣歡之舞步

歸來

暮色中歸來

模糊的我找着家門了

遠處的黃昏

獨伴着那迢遠的號聲的

在等着我來理他們嗎

迢遠的號聲中

我走進家門了

妻坐在桌傍

亮了一盞暗紅綢子的新桌燈

夜半

山深的黑洞裏
有一個雪亮的燈球在着
這雖沒有人看見
却是我曉得

秋日的旋風

喜鵲靜悄悄的

清曠的街巷

天藍到不知什麼的地方

秋日的旋風

如一座塔的

走過每個孩子家的門前

到遠遠的地方去啊

母親的懷裏冷落了

童心的小手伸出

一個落葉隨着風打轉

看它要到什麼地方去哩？

旋風一座一座的從門前走過

到遠遠的地方去啊！
太陽越過千里的青山
與水流來
找他久已生疏了的熟人
自由車的皮輪遊歷着路上的樹影
輕輕的
帶起一線不高的灰塵
到街巷的盡頭空場那邊
天淡淡的說不出什麼來
跑過一隻野鬼子
金環的耳朵
紅眼睛
一個小尾巴翹動着逃到
極遠的地方去

眼前再見不到什麼了

白雲漂泊着

旋風微黃的走過

每個街巷

每個孩子家的門前

一座一座的塔似的

寫給冰心的 Baby

秋 夜

清白的

秋深的燈球

灑脫的映在白牆上

屋裏空寂的——

夜的氣氛靜浸萬物裏

浮過紅了的葉上

園中秋蟲大聲呼喊著配偶
時在耳後急迫而追過

沿牆路燈的一角

一手插在褲袋內

欲探下越過牆來爬山虎的人
這時回到屋裏
詩神的腳步乃鏗然的
扎實的踏進門來

秋深的樂園

童年的四季
童年的秋風中
我慢慢的走過來了
在院落的影子
如今變得多老長呢
陰天的雲朵
常浮過天幕下的
玉簪花的香味
連大耳朵的葉子都已不見時
起一陣飄衣的風啊
秋深的樂園
如今荒蕪到怎樣了呢

燃着玫瑰樹火焰的
枝幹間黃葉的光彩
籠罩了飄零在地下的
一片落葉
乃作成了昔日之憧憬嗎
代替了昔時之主人的
將是如何的美麗的一羣孩童吧
在山水楓林下
我則像一個新斷了線的紙鳶
於青得太高的天空上
飄盪到那邊去了

紅日

紅日在青山上像一個球
我如在一個夢裏
黯然而美！

牆上影子

與那邊青山光裏幻想的
一個人與馬的黑影子
遂作成了我走的黃昏的如夢的路嗎？

過去是真實的

於是日頭落了！

如追想着處女的舊事

但解釋不明白的孩子的心
仍指着要問

是那邊有個黃金的村子嗎？

我遂也願看見一個樵夫

弓着腰

爬過那青的山頭去

春雨之夢

春天的企望

在第一次的細雨裏

那不同與冬天的

同是未長出草來的土地

我披上雨衣

越過園中的山與河

寂寞的無人裏

它認識了我

我淚乃如雨下

雨下……………

與雨絲分不清了

每個冬天必做的春天的夢

抑制住而且傷心的——
便在此覺得慚愧！

話，一些人在我耳邊說

聽不清，而且我也不管的走開了……

我想約一個同伴

但終似不曾約

這時遂又酸酸的想哭出。

山水之情

如往日之一片

把一場初雨

落在濕潤的土地上

房屋

樹木

如在霧中

是又流下淚了嗎

這時想找許多人說
四顧無人聲
春之來
先來在我夢中

破曉

破曉中天傍的水聲
深山中老虎的眼睛
在魚白的窗外鳥唱
如一曲初春的解凍歌
(冥冥的廣漠裏的心)
溫柔的冰裂的聲音
自北極像一首歌
在夢中隱隱的傳來了
如人間第一次的誕生

冬晨

清晨街市的拐角裏
北風中吹起法螺

我願看這人

市上是空的

有兩桶的白水放在道旁

太陽才照到房脊尖頂

峭然有高山之意

脚下似背陰的冰與石

很想御風而行

（念無人之鄉

與人以望不盡的美善）

空心的城

徘徊於人羣中忽然淒涼起來
我有一好友
在天涯之遠方

日裏的聲音到此成鬼語了
高大的人影鏽鐵般生冷
入了空心的城中
覺斗室之溫暖。

空城的寂寞
我寂寞的守着
夜的心

乃有高月當頭
街旁黑影與灰暗的
冷落的電影院
映着低級興趣的
喜新厭故的悲劇
市場的交易漸完結了
不如村野的荒涼
想起田舍之犬與驟

自然

星球日夜流轉着

語吻如小兒

溫馨如少女

在那裏有遠山的獅吼

回聲如夢境

如僧院，如清醒

廣博若深遠，溫柔如輕雲

濃烈而都郁

乳色的天日夜浮過

森林的耳語，有樹的沉香

潮濕裏腐朽的霉味，菌的氣息

幽深而漫長，輕微而震盪

華麗如真實，奇境如幻想

月亮帶着喇叭上昇

抱着琵琶下去

獨角鬼追逐着風，來去如尋找

吹過如留戀，如回想

如琴弦，弓響，悔恨

如處女肌膚的芬沁，如鴉鵂的吽喚

如浪子的笛聲

如有惡力加入

如破壞，如完成。

在那裏有日光落在上面的草原

呼吸如凝脂，滑潤如綠意，如眼淚，如素心

如歎息，低吟如芬芳，柔弱如驕傲！

天的懷抱中鷹翅伸長

急掠弧線與廻紋

如將沉醉於正午
於黃昏，於夜來
剛勁而柔韌
迷戀而無方

II 除 夜

除夜

孩子手裏的紅燈提到暗處
青天的深色做成功夢了
今夜的海上平靜的浪花
天上的炮打燈呢
無風的紅燭仍是搖搖的
蠟油流滿了燭台了
無人的堂上沒有離別
今年留戀着誰呢

除 夜二

卅夜的耗子偷爬過紅燭
今夜有着各色的燈了
夜深的爆竹深入夢中
老年人的心呢
更聲如風的敲過牆外
牆外徹夜的賣元宵者
點起一盞古色的琉璃燈
等着不定的哪一家門開來

年中

年中的村戲隨處走過
停在荒丘的石碑前
古廟的老僧近年來
愛看一點的熱鬧了
藍天懷着清亮的白日
吹起了好南風來
一陣的銅鑼聲裏
斜陽漸黃過山去

大風之夕

風在冬夜是格外緊的
風中的旅行者啊
昨夜的路上我趕着走裏
追上前面一個相識的人了

狂風次夜

冬夜覺得星子多了
朋友出去了沒有找到
想起昨夜路燈的影子
搖幌得如一團花
夜半更聲中醒來
在更聲中又找着原來的夢
昨夜夢中的朋友
如風的今夜不見了

欲春之夜

北斗明靜的冷清中
獨自的長橋上
星子的神秘與兩面的湖水
拍着夜深同去
隨手指着北極星
隱約的有燈一閃不見了
轉入了林中的椰子
打出湖上的風聲水聲來

二月

二月的春風送着遠行
北國的藍天是鷹來飛的
斜陽的影子覺得溫暖
路上的濕土適於小步了
我是已有着客心的不寧
且又有着安娜的捨不得
因此叮囑在遠方的信裏
告我以此間的一切情形

早 耕

原上的白雲飛過
田上有人牽牛來
路上的人問着路
閒談起收成的話
遠處的火車如一條蛇
爬過未青的坡上
紅色的旗子輕輕舉過了
路上的人又指那路間

行前忽春雪

無心的想念騙了夢去
午後的美睡未起時
在我要離開的故鄉
雪意微細得的不易捉摸
晚來爐火平靜
獨自望着這不相識的雪點
打濕了路上的行人了
有朋自遠方來

春 晨

風吹開路傍的一朵花
路上的人多了
沒有一個太平的故鄉
心愛眼前的太陽
故國朋友們的信
告訴我一些更不幸的人
朋友們的關情
我又走過一枝花去

暮

屋頂的炊烟散入四方
夜欲收拾零亂的村舍
家家的雙扉深閉上
模糊中路上的行人
漸漸踏上了熟識的路
履聲傳到遠處
招來一個同樣的人了
履聲從對面走來

風雨

異鄉的情調像靜夜
吹拂過窗前夜來的風
異鄉的女子我遇見了
在清晨的長籬笆旁
黃昏的小船在水面流去
趕過兩岸路上的人了
前面是櫻桃再前面是柳樹
再前面又是路上的人
在樹下退後的走着
異鄉的情調像靜夜
落散在窗前夜來的雨點
南方的芭蕉我遇見了

在清晨的長籬笆那邊
黃昏的小船在水面流去
趕過兩旁路上的人了
前面是櫻桃再前面是柳樹
再前面又是路上的人
在樹下退後的走着
異鄉的情調像靜夜
吹落在窗前夜來的風雨

客 夜

夜深燈下的心
如那絲的燈罩
貓叫催得人只得去睡了
困倦的眼睛爲了一句心愛的話
寫了半天還未寫出來
窗外的風雨乃粗暴的吹過
使人間多一次的不平

涼意與溫意再無人知道後
遠遠的水流聲音
現實是真的
幻想全消失了

風狂的春夜

風狂的春夜

想起一件什麼最醉人的事

只好一個人獨抽一隻煙捲了

簾外的佛手香

與南方特有的竹子香

才想起自己是新來自遠方的

無限的驚異

北地的胭脂

流入長江的碧濤中了

風狂而且十分寂靜的

拿什麼東西來換悲哀呢

驚醒了廣漠的荒涼夢

江南

牧羊人面上的風一天吹到海上
那海水流到什麼地方去呢
牧羊人的癡想
像海水的無邊際了
春天的艸原與荒丘
黃昏的夕陽落在什麼地方呢
滿天的空闊照着古人的心
江南又如畫了

春天的心

春天的心如艸的荒蕪
隨便的踏出門去
美麗的東西隨處可以揀起來
少女的心情是不能說的
天上的雨點常是落下
而且不定落在誰的身上
路上的行人都打着雨傘
車上的邂逅多是不相識的
含情的眼睛未必爲着誰
潮濕的桃花乃有胭脂的顏色
水珠斜落在玻璃車窗上
江南的雨天是愛人的

滬之雨夜

來在滬上的雨夜裏

聽街上汽車逝過

簷間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
打着柄杭州的油傘出去吧

雨水濕了一片柏油路

巷中樓上有人拉南胡

是一曲似不關心的幽怨

孟姜女尋夫到長城

靜夜

我爲什麼愛這個獨自的靜夜呢
在一間空寂的客室裏我安慰着
我說不出我在這裏是做什麼
是便爲了這個我無限的甜蜜嗎
我沒有追戀以前，以前的事蹟
未來的夢也離開這屋子裏遠遠的
一個空的眞實使我沉醉！
是怎樣的一個夜啊！我滿足了呢

都市的樓

都市的樓中我看見對樓
女主人出現在涼台上
又不知從那一座樓中
傳出溫柔的琴來
街上乃漸有巡閱的馬蹄聲
送了紅日下~~去~~去
花絮如黃昏裏的胭脂
極少的落在窗外
晚風拂過一座一座的
都市的樓
街上是春的留戀

黃昏

黃昏的窗下

望着對樓水門汀的柱子黃了

黃昏的消逝

如初戀之不可再得嗎

都市的羈塵

人已到了暮年

乃有純靜青春的影子

不禁慚愧悲痛

花如今是遍地開了

黃昏遶闊的在多遠的地方呢

暮之河上

河裏的船隻擇回家去
遠處的
湖上的風聲起了
暮之河上
靜水無聲的流過
高的家門
這一夜
做着各色的夢的
不知有過多少水在下面流過
遠遠的
湖上的風聲
隱約的，起伏的！

傘

微雨的白堤上我打着傘

地是有點濕了

兩旁的桃柳夾着路

無盡頭的

我想起昨晚買傘的事情來

青年的女店伙以爲我是要送另外一個女人的

於是我就順便的看着各色的傘了

結果我買了一柄大的黃油傘

她對着我似有無限的怨意

「這一個開心的孤伶的男人」

無題一

一盆清麗的臉水
映着天宇的白雲萬物
我俯下去洗臉了
肥皂泡沫浮滿了灰藍色的盆
在一個清晨或一個傍晚
光漸變得微弱的時候
我穿的鹽衣是一件國貨
華麗的鑲邊與長穗的帶子
一塊湖濱新買來的面帕
漂在水上如白淨的船蓬
於是我想着一件似乎很悵惘的事
在把一盆臉水通通的倒完時

無題二

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嗎
邊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聲
河畔的小草看着花長落
年青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雙燕飛來暝色又成愁了
如今想起的多是不能說的
黃昏的影子裏那裏是呢
晚霞的顏色又是一番了

月

流浪子的心是藏了什麼呢
月夜爲了什麼是不知道的
男子的胸襟如孤單的影子
這時的石像遠處如鬼魅
牆陰的影中音樂風拂過
誰家的窗檻如此的美麗呢
美麗的窗中藏着幽靜的夢
今夜的月色是爲什麼的呢

五月之暮

柳絮點綴過家家的門
年青的女主人送客回來
我是站在對樓上
羨慕着春之一切的
暮色的深裏一切無邊際的
黃昏溫柔得如夢了。
窗外的落花像胭脂
滴落在多愁的手掌上……

春 晚

隣院的花香隨着野風
黃昏的家門蝴蝶飛出了
沒有夢的昨夜留戀什麼呢
無聲的荒草變了顏色
遠處杜鵑啼
一聲一聲的
雙燕如青春的影子
掠過微黃的窗外

III 窗

安娜

金色的玉蜀黍縛住孩子的心
七月的西瓜甜桃上市了
隔壁的水聲是洗什麼的呢
女人的釀聲如輕風的溫柔
輕風却是沒有的，只有蒲扇
如水的汗珠流下腳幹
過度的熱的倦人的天氣
春情已隨着季候去了
却是仍有那春情之寄託的
我的安娜倚立在桌傍
冰肌玉骨亦不能免於汗了
夏之季候午後的室中

夏 日

知了的叫聲與美麗的醞聲
紅色的美人蕉午後入夢了
蒲扇搨不出輕風裏的故事
荒涼的世界永遠是孤單的
夏天的冷水洗什麼的呢
季候的瓜果是爲誰吃的
赤裸女人的腳，無聲的大雜院
七月的葦塘藏着無人的釣船
多年的石頭上長了野草
向日葵如一個伶仃的高漢
站在蒸籠的田野上，追想着什麼
四野熱騰騰的再沒有別人

✓ 散文詩

甘艸味的散文詩

散在秋原的氣氛中的

昨夜甜蜜的富於顏色性的夢

煊染了那已忘掉的事情了

已忘掉的事情有着不同的苦樂

而昨夜是笑且又流淚了嗎

在一個多憶的枕畔，那是一件禮物

多麼多情的一回溫柔的情誼啊

爲了富於顏色性的

秋深，我曾寫過無數行的詩嗎

爲了在這枕畔有着無數的相思艸呢

我已忘掉的事情了而且是如此之多啊

但染了那散文詩的甘艸味呢

窗

秋天的清晨如熟人般來了
爲了許多的柔情我無力的傷心着
秋天是適宜於沒有什麼想頭的
我是隔着一層籠煙的窗紗啊
春夏之交的季候之後秋來了
心該是放在窗子內的嗎
窗前的月是照着每個季候的
春夏之交的風仙花
落在空的窗台上的細碎的
是風帶着秋蟲的翅膀嗎
英雄回到故里了，蟬之尾聲
窗外的路益遼闊了

但窗外的夜是很近的
是誰坐在夜之窗下且幸福的呢
秋天的窗是等待着紅葉的
而且有着黑夜的星靜靜的呢

黑夜是有着夢之羣的
青天的簷角星子升落吧
但窗下是有着風之信候的
而且輕輕的呢
秋原上熒熒的
美麗的升沉之一夜啊
夜行人的足音悄悄的
但悲傷的心濕了枕畔了！
夢是夜中不寐的人
在窗外的夢是太迢遠了嗎

我是只近於自己的小窗下的
有着不同的時候傷心的想頭

夕陽，清早，或夜深裏

夜深的銀河冷冷的

秋夜是深沉的，而且寂靜的

而且紅葉是落滿了火之窗下啊

窗下是風，春夏之季候的

花沒有了的時候果實吹落地吧

沒有一些人，拾起窗前的木葉的

沒有一些爬山虎的枝爬過牆來嗎

秋天是適宜於穿着天藍色的長衫

而且立在清澄的秋水畔的

但窗外是寶石色比海更藍的天

須要着比天更清的眸子呢

天深深的，而且黃昏也深深的
兩片紅葉落下，天暗了
明日的希望是多麼遙遠呢
夜深的行人都止步了
但窗前是如此的空寂，且無人啊
竟沒一個聲音來驚醒嗎
是誰有着一雙修長的溫柔的手臂的
窗前的夜乃漫長且悠遠了

細雨

細雨是蘊着憶戀之情的
但漏過那令人憤怒的一些事情
細雨蘊起了青青的艸原的
而且憶戀中的冰雪是晶滢的
但生命是慘澹的而且多艱難的
而且有着忍受在過去呢
却是細雨是漏過那些憤怒的事情
疎疎的落在林外啊！
清寒的雨絲是家家有的
歸來的人懷着幸福之心情吧
但出門時的腳步如此輕快的
傘下的面孔是美麗的呢

在傘下是長起了不同的夢意
多年的，而且多少被遺忘了的
路過的人有着各色的傘
而街上是有着同一的雨聲

雨是無聲之季候的
多水的地上遠天空曠的
雨是希望之開始的
悄悄的而且荒涼的啊
但簷前是有不斷的水漏的
街上有着清晨的叫賣聲呢
而雨是浸濕了每一條的路上
有着薄薄的霧潮潤的
但市上的人聲漸漸的遠了
庭中開了濕意的薔薇花

黃色的花上有着尖的刺

但美麗的，且靜候着人呢

是誰有着折花的細手

窗前的花瓶靜靜的

但林中是生着香菌的氣息的

有着赤脚的人打着傘走過呢

風是雨中的消息

夾在風中的細雨拍在窗板上嗎

夜深的窗前有着陌生的聲音

但今夜是有着熟悉的夢寐

而夢是逍遙的或許是冷清的

或許是獨立在大海邊呢

但風聲是徘徊在夜雨的窗前的

說着林中木薔的故事

憶戀遂成一條小河了
流過每個多草的地方
是誰知道這許多的地方呢
且有着昔日的心欲留戀的
林中多了澤沼的濕地
有着敗葉的香與苔類的香
但細雨是只流下家家的屋檐
漸綠的階下的蔓生艸

幸福的歌

秋深的虹是閃着最後的彩色的
而遊子呢？是仍遠遊在他鄉嗎
但遊子的心是錯過了那秋深之幸福的
而有着秋深的心仍舊的啊
但秋深是有着幸福之戀情的
秋深的原野上也有戀歌嗎
是誰吹着一支短短的笛子又走過去了
秋深的幸福是如一支短短的歌的
但長長的是淡藍色的遠天
而更淡的天邊有着粉色的烟霞嗎
秋天的天是清澄的而且無極的
遂有着無極的憧憬了

但憧憬遠遠的不能忘懷啊
且有着故事多悔恨的呢
憶戀中的如今早的醒來
清涼的早晨是若有所思的

枕畔是思戀的家園
醒來的眼睛是望着窗外嗎
如一個少女的愛着自己的夢
幸福的心情是不說給人的
但長天是悠久的
而且有着秋風吹落葉呢
却是幸福是也在那落葉之羣上的
有着溫情怕驚動呢
而林間是紅葉的家
遠遠的溪水是家園的牆嗎

立在秋林下吸一支紙烟

秋深的心上是并無幸福的

但遊子是知道那幸福之紅葉的
且拾起了夾在一本薄薄的書裏
風在林間蜜語了。

是誰有着短笛吹起一支歌來呢

江上的風帆吹起尖銳的哨子吧

平原的獵角響應了天風嗎

磨坊的主人此時是幸福的

看着風磨想起種種的歌聲呢

自跋

寫序或寫跋是一件難事，尤其是自己來寫；故聰明的人都迴避了它；但最聰明的人在今日是應該不寫詩的，此層既做不到，則何在乎區區的序跋乎？此所以斗胆有一首詩充序，却還要來一個跋。跋曰：

「本集共收詩五十七首，除春野外均從夜以後所寫中選出；春野一首因此只得獨列在篇前，原無心以之作序。

題目春野與窗是在寫了窗後得到的；窗共寫了整整三天；這三天中我把所有雜念都丟開，將心沉在這一件事上；除了到院中走走外，人便整個的陷入深思了；這樣平均每天約能完成一節；到了第三天的夜間才算寫好了最後的一句。雖然以後寫幸福的歌也用同

樣的時間；寫細雨則更寫了三天後中斷了，又繼續了三天才寫完；但寫後都反而覺得苦悶了。獨寫窗時精神異常愉快；我不斷的把七八行詩變成兩行，一行，到有一句可以用時彷彿才可以喘過一口氣來，接着便仍又寫下去，我開始覺得在一種新的風度的嘗試中，能够把自己用毅力安頓在長時間的追求裏，忠實的完成了它的欣慰。（我好像到如今還不大懂得什麼是「內容」，也不很懂得什麼叫「意識正確」，什麼叫「沒落」。我覺得「內容」永遠是人生最根本的情緒；是對自由，對愛，對美，對忠實，對勇敢，對天真……的戀情；或得不到這些時的悲哀；悲哀即使絕望，也正是在說明是不妥協的；是永對着那珍貴的靈魂的！我覺得除非有人反對自由，反對愛，反對美，……或過分的空洞的喊着並不切實的情緒，那才是「意識不正確」；若有人對自由，對愛，對美，……麻

木了，不興奮了，不熱烈，不真，那才是「沒落」。

至於內容則古今如一——材料雖然時時不同，正如在寒帶則寫冰雪，在熱帶則寫森林，它乃是表現內容的工具，什麼用來方便則用什麼而已——我們並不能在自由，愛，美，……之外再添一些什麼，但我們可以在本是寂寞的地方把這些偉大的情緒印證出來——如「池塘生春草」原是個無人理會的寂寞的地方；一經點出，則便有無限的情緒在——這新的地方的加多，便是精神園地的擴大，也便是人類文明的證據。文學的靈魂我只知是如此的。但在追求這靈魂時，須有一付身手，這身手便是介乎內在的情緒與外形的字句之間的風度；曰渾厚，曰警絕，曰沖淡，曰沉着，曰深入淺出，曰不可捉摸！……均是。）但同時使我覺得我現在是離春野那樣簡樸直接的詩很遠了！這兩種風度我是都深深喜愛的，在此時不覺有一點近乎

悲哀的心，是我爲什麼竟非離開這個或那個不可呢？同時乃更有一種清醒的自覺：從這一年所寫的詩中看來，我是正追求於這二者之間的；春野與除夜很相像，而窗則與秋深的時候類似，於是我立刻爲我想起這樣一個書的名字來。它是能替我這一年工作的情形留下一點痕跡的，它是訴着我努力追求中的一點苦樂；因此我印這本集子乃更有了另外的一點點藉慰，使我自己這一年雖然臨了這樣悵惘却是並不懶惰的；那麼即使是詩寫得太壞，也不差於見人了。」

夜出版時，一多先生爲我作封面；平伯先生爲我寫序；因無跋都不會謝謝，敬在此補謝。

\$ 0.60

82

449900

(Z)

三

文學評論社叢書：開明書店總代售